

作 者 序

“譯文”主編茅盾先生写信給我，代表新文藝出版社要求把我一部分詩作譯成中文出版。同时我也接到譯者袁可嘉先生热情的来信。一个美国人的作品今天受到新中国的欢迎，我感到极大的荣幸。

我国政府禁止美国人民到貴国訪問，和貴国人民会见，使我們不能在面晤之际发现我們之間的深情厚誼，分享我們的热爱——对于人类共同拥有、珍視和为之奋斗的事物的热爱。

但是凭一束詩，一支歌，一幅画我們可以設法携起手来，了解彼此。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化之邦，世界上許多思想，科学和艺术的成果都出于她的貢獻，但她却在別人手里受了不少罪。如今她給我們——也給我自己——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榜样，說明中国的儿女們如何承担一切困难，創造着崇高的历史。

我十分感謝能获得向中国学习的机会。

美国历史短暂而发展迅剧，而且国内种族复杂；她是一个充满离奇矛盾的国家。我的诗表现了一部分这样的矛盾。不过特别值得指出：我所描绘的事物——例如“你们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里所写的冷战年代的恐怖政治——遭到了美国人民的反对；他们勇敢，而且对不正义的事情抱有传统的反感。

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可能自吹自擂，因为有人蓄意把他教坏了，使他对于别国人民只有模糊或歪曲的认识。但是他基本上确信诚实和礼仪的美德，而且一旦发现这些美德已经受到威胁，他就能为之奋斗。从早年(1776)衣衫褴褛的革命战士到后期的移民——他们不愿受压迫而逃到美洲，在那儿发现了新的压迫，又与之斗争——这种基本的美国性格保存了下来，而且还将再一次证明它的存在。

我怀着言语难以形容的满腔热诚，为我的中文版诗选写下这几句话。

但愿我们有朝一日在和平舰队上相会，但愿我们那时不需要什么解释或演说——只要歌唱和花朵——你们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在一穹青天之下共欢同乐！

瑪莎·米列

1957年于紐約

瑪莎·米列的詩

展开在讀者面前的是美国当代优秀的女詩人瑪莎·米列的一卷詩选。这里有簡練隽永的小詩，也有热情澎湃的長篇巨制；有写景詩，也有抒情詩；有的詩大声控訴，有的詩低声吟唱，但都給人以强烈的感染。

1918年米列出生于一个迁居美国的貧苦的犹太人的家庭，父母都是針織业工人。她幼年丧母，父亲是积极組織成衣业工会的活动家。1929年美国經濟恐慌爆发，銀行倒閉，她家里一点微薄的积蓄也付之东流，家庭生活非常艰困。这些遭遇以及后来的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都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米列自幼失学，十六岁起开始做小职员，一直到今天，中間也当过工人报刊的記者。她11岁上开始作詩，13岁那年讀到惠特曼的作品，得到很大的启发。从此以后，她就以詩歌作武器，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民主权利和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米列深刻地憎恨侵略战争。她用多种多样的手法表达了这个反战的主题思想：有正面的咒诅，侧面的讽刺，也有反面的对照。“大地母亲的哀歌”对战争贩子作了正面的控诉。一个暮色渐浓的黄昏，大地母亲来到青草地上寻找被战争夺去生命的儿女；她没有找到他们，却看见兵士在那儿操练。她质问制造战争的人们：“为什么用笑容和谎言把他们偷走，不肯给予他们本来不多的时光。”这一问使人想起同样坚决反对战争的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布莱克如何揭露好战者的诡计——总是借爱国和自由之名驱使青年充当炮灰。大地母亲因为战争给她的创伤而哀歌，但她并不悲观绝望；她号召她的孩子们“横着眉，用复仇的手臂，打倒疯狂的凶手。”“那些糟蹋我们的人”既有控诉也有讽刺：那些法西斯好战分子在葬送了别人的青春以后居然还要强迫人们欢乐歌唱——“用枯骨做成的竖琴，砂磔哽塞的嗓门，安安闲闲，兴致勃勃地欢乐一阵。”——好战分子的无耻和诗人的悲愤之情真是溢于言表。

“这般如意的天气”是一首别具风味的好诗。它对好战分子进行了侧面的讽刺，诗人的手法简洁而巧妙。她用纽约泰晤士报关于原子爆炸试验成功的洋洋自得的报导，与五月的午后五个小女孩跳绳玩

乐的情景对照起来。这首诗不仅使读者愤怒，而且使读者发笑：笑好战者的愚昧，无知，荒唐。他们由于爆炸试验成功而得意忘形，居然忘了他们自己的孩子同样会受到原子弹的灾害。诗人问得好：

她们是你的女孩，
是你的女孩在跳踢吗？

此外诗人还常常借牺牲于战场的死人之口来表达反对战争的思想。“胜利的死者”写得又简洁，又生动。全诗八节，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死者虽已长眠地下，但醜恶的美国现实世界使他们不能安睡。诗人就问他们是为了什么原因。他们的答复是明确的：

人类不讓自己的同胞
安居家乡，不受战争侵擾。

另外一首短诗“——麦克白斯断送了睡眠”表达了年轻的牺牲者要求重新降生为人的愿望。

米列对于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她在给译者的信中說，她对黑人问题曾

經做過深入的研究。她自己是遭受壓迫的猶太人，對種族歧視的反感自然特別強烈。這裡選譯的“密士失必”和“步行的人們”就是證明。這兩首詩都以真實的歷史事件做背景。“密士失必”控訴黑種小孩愛麥特·鐵爾慘遭私刑殺害的事件，“步行的人們”記錄了蒙哥瑪利城黑人抵制公共汽車公司的英勇鬥爭。兩詩性質類似，寫法也大致相同：都用重復句來加強詩的效果。此外在她的著名長詩“你們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中也有專寫法西斯警察槍殺無辜黑人的篇章。

詩人曾於1955年6月出席在赫爾辛基舉行的世界和平大會，開會期間她寫了“和平大合唱”；這首詩音調鏗鏘，節奏分明，確是一首優美的歌詞。“赤獅子”和“紀念羅森堡夫婦”也是與美國人民的實際鬥爭有密切聯系的作品。

“你們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是米列著名的長篇創作。這篇詩在1952年出版單印本以後，獲得英美進步文學界的好評。詩人兼批評家阿爾弗拉德·克蘭堡說它是“我們時代的十分優異的詩章。在反對種族歧視，保衛公民權利問題上作者表現了巨大的勇氣和藝術才能。”“政治月刊”主編，小說家兼批評家杰羅姆說它是“人道主義的呼聲，誠摯、美麗而

感人。”

“你們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以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执行冷战政策的美国为背景。这首诗的结构比较复杂，需要略加说明。开篇第一章写一个母亲和即将进入美国冷战世界的孩子的对话。天真烂漫的孩子把世界看作“巨大的游戏场”，那儿有无数玩具供他玩弄。母亲——也许就是诗人自己吧——是深知这个世界的，她一面告诫他“瘟神就潜伏在丝般的草地”，一面嘱咐他在贪玩的时期过了以后去寻求使他“坚定的手”，和他们一道“揭去魔障，毁掉陷阱，放出阳光的浪花。”第二章写美国当局进行防空演习，以加强冷战气氛。警报突然哀鸣，拆散了相拥相抱的情侣。诗人要求他们镇静，并且从各自的阴影中走出来，集结力量。这时诗人的笔触转向无辜的黑人惨遭焚斃的悲剧，慨叹美国民主自由的传统已经荡然无存。诗人在第四章“暴风雨”中继续揭发法西斯警察深夜枪杀黑人的罪行。恐怖统治使犹太区的居民惶惶不可终日，连皮球打到牆上也会引起他们内心的震惊。接着“陷阱”叙述了告密者的无耻勾当，以及被捕入狱者的坚定信心。诗篇至此，到达了转折点，一向崇拜神明的人觉悟到自己才是“生命的赐与者”，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为生命而战斗”。这首长诗

最后在觉醒者歌唱新生活的高潮中结束。

在写诗的艺术方面，米列有她自己的特色。她一般不写谨严的格律诗，也不写松散的自由体。她的诗体介于两者之间：句子长短不拘，但有一定的节奏；脚韵没有固定的位置，但自然成韵。这种体裁给作者较大的弹性和自由，又不致发生拖沓松散之感，适宜于表现比较复杂宽广的题材。可惜由于译者水平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在译文中把这种形式移植过来。

米列创作手法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善于把抒情的和戏剧的因素结合起来。诗歌中的戏剧因素是指诗人对角色心理的用力刻画，以及客观事物的细致描写。这在米列的长诗中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你们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一诗里关于犹太区居民在冷战政策下惶惶不可终日，警察枪杀黑人后良心不安的描写都有强烈的戏剧意味。这种手法使诗人能够超越一般抒情诗的比較狹隘的限制，使诗情更为深沉，诗境更为广阔。

二十五年来米列的诗作散见英美的进步报纸和刊物。她最近的作品有诗剧“危险的杰克”和她主编的“罗森堡夫妇：美国诗选”。这里选译的二十一首诗

有的曾在“群众和主流”等刊物发表，有的根据作者
供給的打字稿。詩中的注解都是譯者作的。

袁可嘉

1957年5月于北京

目 次

作者序	I
瑪莎·米列的詩	III
大清早	1
胜利的死者	3
靜	5
象灰燼	6
密士失必	7
这般如意的天气	20
“那些糟蹋我們的人”	23
步行的人們	25
“—— <u>麦克白斯</u> 断送了睡眠”	33
接近	35
赤獅子	39
四行詩	50
紀念罗森堡夫妇	51

歌手	60
济慈和雪莱	60
布莱克	62
惠特曼	63
大地母亲的哀歌	65
卡尔家居	68
和平大合唱	75
春来了	85
中国	86
广岛	90
“你们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	92
母与子	92
警报	96
百善之首	101
暴风雨	107
陷阱	111
这些手	116
播种者.....城市	118

大清早

大清早
从天上
大踏步走来。
屋頂
弯成杯形
收集阳光。
太阳
召唤我們。
已經擦够了
眼睛，
还有活儿
在我們手上。
和早晨
齐步前进；
如此美景
使人有勁。

起来

迎接这个日子，

大地已经苏醒。

胜利的死者

且問什么使他們不安，
他們在瓦礫底下長眠。

我們为胜利而喪命，
可是世界还不安定。

关上，永远关上
那永恒的房屋。

冬天扫过各国的人民，
兩手空空的人在乞討求情。

你們的暖被子盖得平靜——
啊，別再動蕩不寧。

人类不讓他們的同胞

安居家鄉，不受戰爭侵擾！

年青而不安的死人，
你們怎樣才能安寧？

等孩子們不再戰栗，
而且人人都有吃的。

靜

夜間
葉子
無聲落下。

夜間
有人
無淚而泣。

世界入睡了。

我的心跳着。

象 灰 燼

一群鳥向南方的太陽掠去……
黑黑的象一堆秋葉燒成的灰燼，
圖案中又有圖案，象活動的鑲嵌細工，輕軟；
鳥兒飛逝，就象秋葉灰燼
做成的羽毛掃過高空。

密士失必^①

血在呼号

它针对你的谎言道出了真相^②，
密士失必。

印第安人叫你做“伟大的河流”；
西班牙人德·索士^③在他们之后，
凝视着你的河流，
一脸阴沉、冷漠、多疑的神色，
预示着最初的美国人
为了帝国，为了黄金，
为了人们以汗水换来的黄金，
而流血，而送命；
预示着黑人的牺牲，
他们在永无休止的“波旁和棉花”^④的鞭撻下，
残酷地自投于洪流……

血在呼号。

“他們把我怎么啦？”

一个小孩的声音叫道——

“他們干下什么啦？”

“难道我从北方来，

-
- ① 美国著名長河，也是南部的一个州名，詩中有时 兩义兼用，有时取其义。
- ② 本詩以爱麦特·路易士·鉄尔惨遭私刑屠杀一案为背景。爱麦特·鉄尔是个十四岁的黑种男童。1955年8月下旬他从家乡芝加哥到南部 密士失必州他叔父家作客，不幸被仇視黑人的法西斯分子綁去。匪徒將他毒打致死，然后将軋棉机上的鉄絲把他捆紧，沉于密士失必河中。三日后尸体浮現，引起美国人民极大公憤，芝加哥等地工人群众紛紛游行抗議。密士失必州地方法院在人民的压力下对凶手提起公訴。凶手誣控 鉄尔侮辱白种妇女，地方法院不顧人民反对，竟悍然將凶手开釋。
- ③ 欧南杜·德·素士（1496—1542），西班牙冒險家。1536年他到美国寻找金矿，1541年到达密士失必河边。翌年病死，葬于河中。
- ④ “波旁”，历史上原是統治法国和西班牙的一家皇室，这儿代表美国北部工业壟断資本。“棉花”是美国南部农业壟断資本的象征，因南部盛产棉花。

从母亲的怀里走开，
为的是落在人般行走的那条蛇的
两颗尖尖的毒牙下面……
那毒牙咬呀，咬呀，
咬进我刚刚长成的肉体，
毁了造化和人的设计，
粉碎了我的脑袋
和我那小巧的器官和骨骼，
使它们成为那些虐待狂者
洩恨的印记……？”

密士失必，你这古老南方的堡垒^①，
你象癌似地
在战栗的世界上蔓延，
在坦率的甜蜜的
早年自由之根上蔓延——

密士失必，
你这手执定时弹的疯子，
你这耀武扬威的侏儒，

① 美国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尤以南部密士失必为甚。

仗着你那火焰的笞击……

在这个合众国的看不見的議会上——
它存在——

它就是我們——

一个沉着有力的声音响了，

就在从密士失必的边界

轟然迸发出来的一团火焰之上——

約翰·布朗^①，梭罗^②，麦米·布拉特

雷^③的声音

要求說：

“宣布这个日子

永远是全国哀悼

和最后审判的日子！”

“他們干下什么啦？”那小孩叫道，

① 約翰·布朗(1800—1859)，曾于1859年在美国哈普地方率領黑奴起义，事敗被处絞刑。

② 亨利·台維德·梭罗(1817—1862)，美国詩人兼散文家，曾著論文多篇抨击种族歧视及奴隶制度。

③ 爱麦特·鉄尔的母亲。

“他們干嗎打我，折磨我，
用軋棉機上的鐵絲把我捆縛，
(那軋棉機撕碎了我們的歲月，
使得他們發財致富……)
把我深深投進永不遺忘的河……？”

啊，密士失必——
從眾河之父^①的懷抱里，
一具屍體升了上來，
它沉甸甸地浸透了黑人的血汗，
靠他們斷腰折背的勞動建立了封建統治。
光明捨棄了世界。
它全部在這兒聚集，就在這兒，
集中照亮了恐怖，
照亮了這最後一天。

呼號啊

呼號啊

“以其人之道……”^②

① 即密士失必河。

② 語出聖經。全句應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对啊

这个上帝

治理下的国家!

在法庭上，她，母亲，

直瞪着眼睛，

她与刽子手，南方第三帝国^①

食尸鬼制造者的心甘情愿的爪牙
相隔只有一丝头发的距离。

啊，麦米·布拉特雷，你如何

站在法庭，面对着他们，

那儿所有白种人都管陪审员

叫表兄弟，对他们暗使眼色。

你站起。你自豪。你孩子的血

在你身上汹涌沸腾，要把他们谴责。

① 第三帝国原指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此处借指美国南部的法西斯政权。

你的声音就是神的，
人类之神的
古老得不复记忆的雷霆。

难道这河流懂得人的肤色，
当众人的手臂堆起沙袋，
筑起人类的抵抗线，
把洪水的怒涛击退？

还活着的人紧紧抓住摇摇晃晃的屋顶。
营救者来了，
他们那疲倦的臂膀
从水路上
用力把船划过来。
难道他们——营救者和被救者——也得问问肤
色？

一旦河水泛滥，
有什么能把它阻拦？
只有人类。

密士失必，

你們驕橫地擠在一起①

說着發出烟味

腐蝕空氣的話語——

閉上你們那死亡的眼睛。

當你們在县城做辛苦買賣，

累積土地和黃金般的棉花之際；

當你們在林蔭樹下，在木蓮花的香氣之中

講述你們的功績之際——你們那木蓮花

散發着象香料室②里

塗在屍體上的防腐劑的氣味……

那個孩子來了，

他比灼燃在你們那棉田上的

任何太陽還要巨大。

夜間你們在黑人婦女身上

強使她們賦幼兒以生命，

你們的羅曼司不會記下這些，

① 密士失必地方法院于 1955 年 9 月開庭審訊謀殺鐵爾的
凶手，經法庭許可到庭作証者多系凶手的親朋故舊。

② 給屍體上香料的處所。

永远不会記下的；
拍卖人的木槌一击①，
你們就把淫欲之果出卖……
就象出卖你們的棉花和谷类……

密士失必，
末日裁判已籠罩你的头上，
那早已警告过你的风暴。
难道你那全部石头牢房就够用了？
难道你那最坚固不过的鎖就支持得了？

啊，又有法律又有司法警察的联邦政府，你到
哪儿去了②？
那些法律原是为入而訂，被人所訂，
而不是出于对人的輕蔑……
你把那張紙，我們的宪法，
在这块土地上凭着战鼓③用鮮血

① 仇視黑人的法西斯分子在强奸黑人妇女使之怀孕以后，再將她們高价拍卖給人。

② 联邦政府即美国的中央政府。铁尔案发生后，工人团体及进步組織紛紛要求联邦政府主持正义，但联邦政府拒絕采取任何措施。

③ 战时沒有桌子，人們就凭着战鼓写字。

写成的宪法放逐到哪儿去了？
这块土地是人类的崇高希望，
光明和爱的熔岩……
你把一切美国人
都有的生存，自由，
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
糟蹋成什么样了？

密士失必——

远远近近那悲愤之情
流进你的河水，一直流进
你那浸透人民汗水的土地。

你到处出卖民主，
在国内
你又绞杀民主……

爱麦特·铁尔
爱麦特·铁尔……

还有你，麦米·布拉特雷，

在那一間簡陋的法庭上，
那兒有人說着笑話，
那兒劊子手擺好姿勢
照一家人的象^①；
那兒有一具尸体流着血，受到了殘害^②。

孩子在哪儿？
你們給我送回来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肯定地
認出那尸体
就是你儿子
爱麦特·铁尔……”

凭聖經起誓——
起誓。”

① 美国报纸曾刊出凶手夫妇受审的照片，照片上他俩以臉相偎，一派无耻模样。

② 铁尔尸体曾被运到法庭作証。

他們凭聖經起誓，
說的仍然是古老南方的漂亮話，
操着那種話
他們一面喝威士忌汽水，
一面吩咐用鞭子打死奴隸。

密士失必

一旦復仇者來到你們中間，
你們將怎麼辦？
你們上哪兒躲去？
有什麼地洞容得你們？

血在呼號。

他們把你怎麼啦，
愛麥特·鐵爾——？

是什麼罪孽使得
福克納^①，那個南方人喊道：
我們不該活下去，
大概我們也不會活下去。

密士失必，
在什么墳墓里，
你能把你的罪孽藏起；
又在哪个来世呢……？

血在呼号。

① 威廉·福克纳，当代美国著名小说家。爱麦特·铁尔案发生后，他曾发表声明，表示抗议，上面两句话就是从他的声明里引来的。

这般如意的天气①

“由于瞬息间的原子分裂所引起的两次巨震，使来势汹汹的云柱猛烈上升三万公尺。”

五个女孩跳着绳，跳着绳，
五个女孩唱着歌。
她们这样唱无非要
她们的脚跟上拍子：
“辣子，盐，芥末，苹果酒，
几颗子弹打死了凯塞……？”

“最先回来的是一些航空人员，他们负责检验可能含毒的海水，船只和岛屿的放射现象……。一个简短的声明说：‘放射现象和原先的估计接近。’”

她们是你的女孩，
是你的女孩在跳绳吗？

3

这个辮子飞在空中，
那个一团奶油色的軟发，
那个黑头发又短又直，
藍色別針把它一夾。
她們眼睛里充滿欢乐，
她們双頰上一片紅暈。

“原子分裂所引起的兩次巨震造成了云柱。这个試驗是为了估計原子爆炸对于金屬，肉体，空气和水的作用。”

她們膝头新的伤痕发紫，
太阳穴里脉搏象拍子一样狂跳；
听到这番莫明其妙的話①
她們胜利地笑一笑。
太阳的光芒飞旋，
粒粒灰土迷惑眼睛。
云彩頑皮地互相冲撞，

① 在美国首次試驗原子彈爆炸以后所作。詩人 以当时紐約泰晤士报自鳴得意的新聞报道(散文)和天真无邪的女孩子們嬉乐的情景(詩)作对比，以証此舉之荒誕不經。

② 指所引的新聞报道。

就象好脾气的人們。

“炸彈投得极为准确。我必須說，我对演习中我們特种部队的出色表演极感滿意。

“好得无以复加。

“七月一日有这般如意的天气，我們全体人員真是三生有幸。”

五个女孩跳着繩，跳着繩；
路面向她們挑战。
一个七月的午后，
五个女孩跳着繩。

“那些糟蹋我們的人”

“在那星擄掠我們的，
要我們唱歌；
擄奪我們的，
要我們作乐……”

——“旧約”“詩篇”第 137 篇

他們要我們欢乐，
欢乐——和歌唱。
欢乐，當我們腹中的嬰兒已經死掉，
當我們新娘的腿上累累創傷，
欢乐，當我們的壯年被人搶走，
只剩下眼睛里一星熾烈的火光，
他們要我們欢乐，歌唱。

莫非以皮鞭刺棒行凶的日子，他們嫌長了？
莫非他們的五官接觸不到小鳥和枝条，

和流水之声，因而此刻要求我們
用枯骨做成的豎琴，砂礫哽塞的嗓門
安安閑閑，兴致勃勃地來歡樂一陣？

要歡樂，歌唱——那是他們的命令——
象奴才一樣，我們照着主子的曲調哇哇地叫，
一直到河水變成赤流一道。

啊，我們一面鞭打臭尸一面歌唱，
太陽瞧着我們；一直到歌子唱完，
枝条瑟瑟作響了很久很久的時光。

得歡樂，我們知道，還得歌唱——

步行的人們

公元 1956 年亞拉巴瑪州蒙哥瑪利城出了一樁事情①

我從來沒見過你們。
我不認識你們。
你們，步行的人們。

他們說你們有四萬人，
每天安詳而端莊地走出去，
說整座巨城都為之震驚，
因為你們步行。

你們四萬人之外，還得加上
今天誕生的嬰兒，
他在紐約的黑人貧民區
使出全部肺活量叫喊。

你們之外还得加上
芝加哥屠宰場的那個人，
他的手一只白，一只黑
切着他家里
餐桌上不常見到的肉類。

你們之外还得加上
和白種兒童在一起的那個婦女，
她在洗拭衣物；
加利福尼亞午后的風光
向她又呼喚又請求，
但是她不能出來——
還沒到時候。

你們的人數之外还得加上
一個女嬰孩，
她母親在一片漆黑的娘胎里

① 1955—1956年間美國爆發了黑人爭取自由平等的鬥爭。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城約有四萬黑人奮起抵制歧視黑人的公共汽車公司，他們拒絕乘車，相率步行，持續鬥爭達數月之久。

帶着她走到畜生們已經走了进去的船仓，
一个走进船仓去的姑娘客气地問道：
“請問你是哪一国人——？”

你們之外还得加上
那些黑种妇女，
她們在南非洲的黑夜
坐上写明“只准白种人乘坐”的車厢，
微笑着向外張望。

*

还有誰家的祖母
走路一跛一顛，
她的心灵雀跃。
还有从后門进去的那个女人。
还有那个男子，他因为敢于投票
而遭到了枪杀①。

你們全都步行着
謙和而英武。

① 美国南部的法西斯分子常常非法枪杀那些敢于投票的
黑人。

你們有多少万人？

你們象海里的水。

誰敢用長着尖牙的島嶼

來包圍你們？

誰敢用一條繩子

來圍住你們？

誰敢用多得象森林的燃燒着的十字架

來阻擋你們步行？

*

我不認得你們。

我從沒見過你們。

但你們也是為着我而步行。

假使你們想獲得一個南方白種人的半片心意，

這個人寫了陰暗的書

來揭露南方政權的罪孽和惡行，

他的心就是你們的，他已把心獻出。

不過我想你們的心灵已完美無缺，

在你們的走動聲里我聽得出。

你們有足够的精神力量，
可以分一些給这个被折磨的人。

假使你們想獲得
迟迟才呼喊的下层人民的心
——他們慢慢就会呼喊的，
照他們自己从容的安排，
只要外人不参加进来，
只要不是美国南部人民的
那些外人不插手——
他們的心屬於你們，
他們說过，他們是你們的朋友，
你們最好的朋友。

不过我想你們此刻沒有時間
来診治有好心腸的
人們的疾病。
你們的路程辽远，
需要你們
堅定地穩步前进。

有一天你們到了那里，
你們就能給他們治療。
因為你們確實有良藥可以分給他們，
這帖藥叫做真理，叫做覺醒，
這帖良藥最初吃起來是苦口的。

*

自由的黑人
誕生以後的一百零一年，
在上帝統治下自由的
四十八州，
你們走着，更鎮定，更審慎地
體現了 1776 年^①的精神，
仍然說着偉大的英明的基本原理
——人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

*

瑞典有位大夫
他治病人，讀詩歌，
和他的孩子們嬉戲，
在實驗室里東找西尋
想揭開生命的奧秘，

① 美國獨立革命爆發的年代。

他就在这个揭示奥秘的奇迹中，
和你们一同前进。

澳大利亚有个海员
他曾经在几十只船上干活，
见过世面，
吃坏饭，拿低薪，
但是他什么也没瞧见
一直到他看到蒙哥玛利报，他的眼睛亮了，
他和你们一同前进。

加拿大有个女人
过着草原妇女的
艰苦的生活，
她那先驱者的眼光
象洪水般迅急地
扫过高山大海，
她内心的一切不安，追求和需要
都和你们一同前进。

美国巨城的两个立法机构①，
和一位很久以前在这些巨城之一

以廢奴論被私刑殺死的白種人^①

也和你們一同前進。

*

到後來連石頭也呼喊起來了。

但是人民沒有吶喊。

但是他們的脚步越走越輕快。

所有的槍支都放下了。

*

你們那麼多人，

謙和而英武地

為我而步行，

為我們而步行，

我們願和你們一同前進。

這樣一同前進

好得很呢。

① 在黑人抵制公共汽車公司期間，美國有兩個州的議會通過決議，要求取消汽車上黑人与白人分座的規定。

② 伊利加·勒夫喬 (Elijah Lovejoy) 是美國南北戰爭以前的一位新聞記者；他因為主張廢除黑奴，慘遭殺害。

“——麦·克·白·斯·断·送·了·睡·眠”^①

我想起所有死者的肉体，
那一度拉琴，唱歌，鑄鉄，煉鋼的灵巧，可愛而坚强的
肉体，
那曾經是年青的肉体……

多快呀，他們的头腦成了蛆虫的食料；
他們四肢的匀称也消失掉；
他們的腸子挂在戰場里的鉄絲網上，
多得數也數不清，
令人不忍多想……

我想起美妙的血如何洒在地上，
那些眼睛如何消失了光……

这时我的喉头涌上一股苦味，
多少年来生命橫遭浪費！

这苦味使我失眠；
它向我们所创造的新生命
举起了锋利的剑。

啊，不再回生的死者，
看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

他们的前途又如何？——啊，别作声！
啊，答应吧！——麦克白斯握得紧紧的魔爪
夹着一把死亡的刀？

我想起那些活在我们时代的人，
他们已经长眠，虽然他们还年青……

他们如何在一无所见的黑夜，
要求朝阳给他们光明，
他们如何打着战
要重新降生为人……

① 麦克白斯是莎士比亚著名悲剧“麦克白斯”中的主角，是
贪婪凶残的化身。这句话引自该剧第二幕。

接 近

不論在心里
还是算距离
誰也不能
离得够远的——

在幼儿早晨吃的牛奶
上空发生的原子爆炸……

影响了紐約的气候。
沙漠
依旧是沙漠。

暹雅① 和大市場② 只隔一道門，
馬來亞叢林
就在新人洞房的窗外……

西方吹来的风
东方照来的阳光
就落在湯姆
第一天快要去上学的时光……

冷冰冰的石板
輕輕鬆松地
貼着悬赏收买
远方游击队员头顱的布告，
这些游击队员
象三次被杀而依然頑抗着的犹太人
一度从阴溝的暗处冲上来
把关于犹太人的旧观念撕碎③。

这一切都走了攏来。
一切的一切。
不論在心里

① 英国在东非洲的屬地。

② 倫敦一地名。

③ 德国納粹分子屠杀波蘭犹太居民的时期，隐藏在阴溝里的犹太人奋起抵抗，这就粉碎了以为犹太人柔弱馴順的旧观念。

还是算距离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离开得够远的——

那肥硕的炸彈
使得星期日的烤肉
变得又干枯又萎縮……
如今它在你的眼前又变为
远方战壕中的
侄儿，鄰居，儿子。

不論算距离
还是在心里
这儿
就是各地。
在你那条街上，
边界，騷动，人的臉龐
相遇。
这里就是四方，
你变为
各色人种。

你手里握着的不再是临时解雇的通知單，
別人在远方举起的拳头
变成了你自己的……

赤 獅 子

为史迪夫·納尔遜^① 而作

“我常常画些赤獅子；你們明白，要是我为你們繪了一个金色天使，它看起来仿佛也是一头赤獅子。”

——梅涅

一个人关在牢房里。

鎖上加鎖。

夜中有夜。

他們管这个叫“监房”。

潮湿的石块做床。

发臭的草垫子

做人的枕头。

正好鐘打半点

一道灯光刺得眼球皴縮。

獄警走过。

獄警換班。

行禮如儀。
這就是牢房，
他們打算在這兒
粉碎
一個人。

金色的早晨來到，
吸干了朝露。
這個監牢里
一切都被關在門外。
他們預料
一個人的靈魂，
也象別的事物，
可以收買
和出售。

獄警換班。
在他們的轄區以外

① 美國共產黨領袖之一，西班牙內戰中曾率領美國志願軍第15縱隊英勇作戰，1952年初被美國當局指控危害治安罪入獄，2月間始獲保釋。著有“志願軍”(The Volunteers)等書。

一把犁

在一小块土地上
划着楞条花布的图案。
种子轻轻地
落进犁过的畦。

嘴里一块面包皮。
锅里的铁锈就是菜。

杂草微露。
柔雨轻下。
青苗萌芽。

牢房里面
没有四季可分。
只有一个人和一星火花。
金色的天使
逃开了这片黑暗世界。
从那双眼睛里
赤狮子挺身而出。

难道狱警走得过去？

獵人①一：

总是我們張牙舞爪地
搜捕他們，
削弱他們的热情
以實現我們的意志；
总是我們把他們控制
叫他們上輓，啞然無聲；
一個肩挑珠寶的人
一個啃骨頭的人
一個畜生……

把他們身上的脂肪吸去，
只留下瘦肉，
訓練他們，整飭他們，
全力以赴。
這就是法律。

獵人二：

总是我們統治着他們，

① 泛指法西斯分子。

拔除他們的牙齒。
他們的臉頰內陷，
他們那无力的脚爪
碾着我們的谷子
實現我們的意志。
他們是落了魄，瞎了眼的參孫^①
在碾磨旁干活。

獵人一：

教他們双膝跪下
在我們谷倉的門前
頂禮崇拜。
我們老在追捕。
我們依然追捕着他們。

獵人二：

這是我們的意志。

獵人一：

這就是法律。

① 傳說中希伯來的大力士，見“舊約”。

声音①：

你們奪去了人們的手②

你們用什么还报？

人們的手如脫穎而出的新谷

你們又用什么还报？

獵人二：

牆

和夜。

声音：

瞧瞧你那大理石般

洞穴里的窖藏。

獅子打墳墓里

轟隆轟隆地走出來了。

皮上打着烙印

① 指人民的声音

② 据作者来信說，“手”是青春和力量的象征。

伤痕鳞鳞，

鬃毛高耸

象落满一手的繁星。

獵人合唱：

我們有的是鐵窗！

声音：

黑暗中

赤獅子踱着步。

獵人合唱：

我們不敢正視的獅子

它在哪儿？

声音：

飢餓

是它的胃甲。

它的欢乐
就象山中的
鑼声。

且看你們的午夜
如何蒼然失色！

獵人合唱：

把磨轉動！

就象你磨谷子一樣
把那个人
磨成一粒粉末，
小得不能在
人的腸子里生一分熱。

声音：

瞧，
赤獅子來了，

轟隆轟隆地走着，

一身忘了的英姿，
拱着背
踏着依然記得的步子。

獵人合唱：

那個人——

那張臉——

獄里的鐘
打過半點。
燈光一閃
你瞧——
那鐵鎖安然。
獄警走過。
沒得什麼可言。

牢房里面
那人的床
是個腐爛的夜晚，
他頭下面

是泥沼一般的石块。
他們管这叫“监房”。

*

收获季
打响了陣雷。
肚子得到寬慰，
腦子得到思考的題材。

獅子
和它的族类一同行进。

地獄之夜
牢房之內
赤獅子
来赴生命的华筵。

獵人……
可怕的枪……

誰是活人？
誰是死者？

金色的天使已經逃开。

一个人——

无穷无尽的伤痕。

獅子的鬚毛

聳立

象落滿一手的繁星。

他們來赴盛宴

來歌唱。

四 行 詩

七个西班牙城市的石头路上
阿勃图^① 躺下了,他曾經欢笑歌唱……
他的枪傳到了別人手上;在別人的心里
阿勃图的血永远如鮮花怒放。

① 战斗的西班牙共和国的象征。

紀念羅森堡夫婦^①

下午四點鐘

玩旋轉木馬^②的來了，
孩子們蜂擁而上要騎一番。

他們沒有按照
樂曲而旋轉。

他們的馬兒伴着
一個廣播員的嗓音而跳躍，
春光明媚的午後他說：

“太陽一下山，
羅森堡夫婦就要死啦。”

就在這樣一條街上你們^③出生，
你們奔跑，玩樂，上學，
嘗過貧民窟、窮困和飢饉的滋味。
一顆熱愛人民的心
生在你們的胸中，

又从你们的内心长出来
和光明的未来一同跳动，发红。

你们也坐在旋转的木马上笑过，
还有你们的孩子。

多少次，你们微笑着
把一分钱塞到孩子们的手中，
他们急不可待地想一把抓住
那旋舞的假马的缰辮。

下午四点钟
我的孩子们在炎热的街上玩耍，
玩旋转木马的来了，
在阴惨的背景里
让孩子们欢腾一番。
广播员若无其事地宣布
在畏缩的世界面前
悍然干下的罪行；

① 雷力斯·罗森堡和他的妻子爱瑟尔·罗森堡都是美籍犹太人，他们于1953年被美国当局诬控“间谍罪”而惨遭杀害。

② 一种玩具。

③ 指罗森堡夫妇。

他以持續的聲調宣布
對男性的肉體和靈魂
對女性之源的殘酷殺害。

他們毫不躊躇地
向全人類
宣戰。

愛瑟爾，生得一張女孩兒臉，小小的身材，
宙力斯，誰都可以在紐約
任何一條街上遇見的青年，
且看巨人如何從你們那里派生出來；
如何在你們平凡之至的四只手中，
千萬人的心靈，感受到你們的光榮，而變得偉大起
來；
勇氣如何傾注於我們的心中；
你們這對愛侶，在你們面前，
大地垂頭，充滿對你們的愛；
就象漲滿奶汁的乳房，
你們把血液注入我們的血管，
成為我們的生命。

你們堅強、明澈
芬芳的心灵，
就象山泉一般純潔，
在那泉水之傍所有人們
終於解除了存在這個世界的
沙漠里才有的干渴。
用你們充滿了愛的手
你們撫慰了多少個小孩。
用你們堅定的奕奕有神的眼晴
你們從人們胸中
掃除了多少恐懼的瘡痍。

大地上的魔鬼在他們的寶殿上
幸災樂禍，
看着他們的魔掌又急又狠
把你們置於死地。
但是他們畏縮，你們卻從不畏縮，
仿佛走向末日的
不是你們，而是他們。
他們尖聲嘶叫，
但他們不能不看到
你們在死刑室

和他們面對時，
你們是如何“出奇地充滿信心”，
你們是如何“泰然自若”。

晚上八點鐘，
罪行干下了。
晚上八點鐘，
因為安息日不得見血^①
(耶穌，那個拿撒勒人，可知道這個，
當太陽落下哥爾戈沙^② 之際；
我們那六百萬兄弟姐妹^③
以及他們的孩子可知道這個，
當他們被塞進死刑犯的囚車，
被送進黃泉下太陽的
炙熱的火爐？)
我們的眼睛一轉
看見一輪血紅的夕陽
一輪紅腫可怖的太陽

① 羅森堡夫婦是在一個星期六晚上被殺害的，第二天是安息日。

② 耶穌死難之地。

③ 德國納粹分子曾殺害六百萬猶太人。

滿載着恐懼下山。

我們泪流成河。

我們來自高聳的安第斯山^①的頂峰，

那些為對抗“征服者”^②而建造的堡壘之中；

我們來自中國新的農村和新的織布機旁邊，

那兒我們正為強姦，恥辱，毀滅的過去報仇雪恥；

我們來自海洋環繞的島上的

沼澤地帶的自由之家，

和歐洲各國的沸騰的首都；

我們來自大力反對奴役的非洲；

我們嘴上唱着你們的自由之歌，

我們來自干下罪行的美國地區

那兒你們叫我們抬起頭來，

我們為自由而呼嘯，工作，吶喊；

我們來了，泪流成河。

為了你們，我們失去了的親愛的人，

為了你們所樹立的榜樣，

為了你們那比宇宙還要宏大的心靈，

① 在美洲西南部。

② 指企圖征服印第安土著的美洲初期移民。

为了你们的孩子，他们的童年横遭蹂躏，
为了我们的孩子，
为了丧失了你们生命的我们自己，
我们哭泣。
哭泣，美国，也为你的灵魂哭泣！

但是，我知道，
你们要的不是眼泪，
你们不会要眼泪，
而要我们把眼泪和全身心
化为你，宙力斯，那样的男性，
化为你，爱瑟尔，那样的女性。

我们派出请愿团，我们组织纠察队^①，
我们呼吁，签名，呐喊，
这些以及全世界人民的
愤怒，要求和抗辩，
都是不够的，不够的。
手执燃烧弹的刽子手咬紧牙关

① 游行示威者组织纠察队以维持秩序，防止坏人破坏游行队伍。

把你們趕到死亡的时刻，
作為他們垂死掙扎的衰微權力的
掩護和犧牲品。

這樣他們就對生命
對全世界人民宣戰。

我們沒有戰勝；但你們
比我們的失敗要偉大得多。

當主子老爺們
把痛苦的电波通過你們身上，
你們的血便流到了我們身上。

我們再也不會是
原先那樣的男人和女人了。

愛瑟爾和宙力斯，你們的生命
和你們孩子的生命都是為着我們。

要是九泉之外還有復活的話，
那准在我們身上。

要是还有不朽的話，
也准靠我們不朽。

因为时时刻刻你們跟我們說話，
通过我們，你們准能获得胜利。
虽然你們不能看到，
你們的未来一定开花結果。
我們的孩子將會了解你們偉大的血統。

歌 手(三章)

1 济兹和雪莱①

叢林中有一只夜鶯②
唱呀，唱呀，唱个不停。
老爷叫仆从們到处去寻，
去捉那只鳥，它使他不能閉上眼睛——

清清楚楚，忽儿与海洋汇流，忽儿落入耳中，
那歌声清晰可聞。

夜鶯儿仆从們寻了又找，
但他們沒有找到。

就在山谷四周，歌声如波濤汹涌，
人們在工作或小憩中

停下来向世界伸出手臂……
恐惧落下舒展的眉头和发光的肩膀。

什么地方云雀^③和夜莺合唱，
他们的歌声与草原结合，使大地宁静，
在他们飞翔的丛林之中
每棵树，每根枝条
象活的翅膀在空中浮荡。

他们死得太年青，太年青，
云雀和夜莺^④。
命运无情地把他们
投进永燃不灭的火焰——
他们死了……却保持了完整的灵魂。

通宵去搜寻他们吧，失眠的老爷们……
那歌声你们可收买不到，

① 济慈(1795—1821)和雪莱(1792—1822)是英国十九世纪
两大浪漫诗人。

② 济慈曾作“夜莺歌”。

③ 雪莱曾作“云雀歌”。

④ 济慈死时年仅26岁，雪莱死时年仅30岁。

也不能使它們中止歌唱，
就象你們不能叫太陽召回它的光芒。

2 布萊克^①

一個世界所見狹隘；他所見迂闊^②。
他從內心知道
秘密的花朵開放，
知道人類長着翅膀。
展示出來的未來^③使他眼花撩亂，
再也不能呆在安全的牢房；
孩子們為黃金而洒血，使他狂怒^④；
要責備他，嫌他年青；要他上當，又嫌他老成^⑤；

① 威廉·布萊克(1757—1827)，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先驅。他同情法蘭西大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反對國內專制壓迫和侵略戰爭，是1957年度世界和平理事會号召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② 布萊克能預見未來，向有先知之稱。

③ 似指法蘭西大革命。

④ 布萊克一生，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多次發動侵略戰爭，不少青年因此喪命。

⑤ 似指布萊克名著“天真之歌”和“經驗之歌”。

他从一个城市看见整个宇宙，
那儿男人创造英雄的黎明，而不是乞讨怜悯，
那儿妇女跳上
最高的阶梯，
获得胜利，成为男子的伴侣；
一切洋洋自得的儿童，小天使……也就是他自己。
在鏖而不舍的欢乐之中——这使那些头脑清醒者吃
惊^①——
他生活；死去；发光。

3 惠特曼^②

就在此刻我还看见他，一座充满温情的大山，
大踏步跨过钢铁的山城，
人脸和花朵在他足旁开花。
就在此刻，在从工厂涌出来的人群中，
他从一个又一个的脸旁走过，
用一只手握一只手，

① 布莱克为避免迫害，用象征手法写诗，时人目为疯子。

② 惠特曼(1819—1892)，美国伟大的民主诗人。

他是涌进了平凡的人海的巨流。

他臉上皺起眉头，
皺紋里揉合着甜蜜的滿足。
他从风化的石块中崩出来，
他創造了无数东西。
因此人和生活本身也就变得不同。

那些荆棘刺伤了他嗎，
还有那些譏諷和捧腹大笑……？
我們自己給他支持。一切墓志銘
都写在有权势者的黑黝黝的假面具上，
那些人拄着搖搖欲墜的拐杖走路……

我們去的地方有一座大山
我們去爬它一个鐘头。

大地母亲的哀歌

“我母亲呻吟，我父亲垂泪，
我跳进这个危险的世界中来……”

——威廉·布萊克

他們把我那些孩子埋到哪里去了？
黎明时分这些孩子的声音曾經歌唱。
給偷走了！
他們說那样也好，因為他們已不覺苦痛，
就象不感覺停止了的心跳的跳動。

苦痛！

中午我到小山上找他們，
阳光漸淡，我又在綠草地上尋找，
(沒有！兵士們却在那儿練操。)
在空无所有的床头

我找他們那玩累了的小小的頭。

他們說那是由于戰爭。

我再也看不到

他們在我面前躍起，吓我一跳。

他們說大白天災荒把他們帶走了，

使他們病倒，萎縮，把他們偷走了。

除了他們的生命以外，我还有什么財富……？

除了他們的眼睛以外，我还有什么光明……？

除了他們的死亡以外，我还有什么黑夜……？

我聽見他們，孩子們，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哭泣——！

为什么用笑容和謊話把他們偷走，

不肯給予他們本來不多的時光？

失去了的欢笑和哀号……

啊，新的果实！ 啊，地下的宝藏！

別再哀哭，垂泪，寻找，

太阳暖得使百物回生，啞嘴巴^①也說話了。

我得和白晝一同起身，我得賦予他們生命——
寶藏，大地的寶藏……

溫存地把孩子們帶給我，
那些被偷走了的孩子們。

那時他們就會吃到火熱的面包，
用戰士的步伐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地行走，
橫着眉，用復仇的手臂
擊倒瘋狂的兇手。

歐達^②，她再一次把死者收聚，
立下了這樣的誓語。

① 指死難的人們。

② 即大地母親。

· 卡尔家居

卡尔·馬克思,瓊尼的丈夫,
难得有
一枚多余的辨士。

貧困吹熄了
灯的火焰,
面包被神圣地窃窃思議。
但是年复一年
就象日复一日
过去了,
卡尔在“非选民”^① 奋斗着的陣营里
努力工作;夢想;
在滿天的阻难之上大声吼叫。

油干了。
他从来不为荣华富貴

而把灯心——正直的品格——修剪；

他挺起胸

昂起头

对付那些聒噪的鴉母，

資本家將他們編为王宮禁卫队

——“我們相信上帝和黃金”——

虽然上帝和黃金是同样冷酷无情。

烤罢一天的面包皮，

他的爐子还貯藏着火种。

这儿他讀着

并非絲綉的文字：不为雇傭讀書。

一块火热的面包

給每个工人的鉄鏟

添上一股潮水般的劲头，

它使人滿足，也制造新的飢餓。

你們的時刻到了。

① 未被上帝选中的人們，即不信教的貧民。

扶·着·犁·和·織·机·的·是·你·們·的·手·掌。
你·們·的·命·运·和·力·量，你·們·只·要·知·道，
你·們·就·不·会·灭·亡。

他的女儿，朋友，那些求婚者，他的妻子
照顧着一代的阿基米得^①，
这个时代每个作者都打着圣贤的招牌，
每个傻瓜都有资格
冒充哲学家。
他在这儿，
一个古怪的、四方的、长着大头的
火炬和月晕的光圈……
他那灼燃的犁头
在生活的熔岩上奋斗：
例如巴黎^②……阿坡馬托克思^③……朗卡郡^④。

有了瓊尼真幸福，

-
- ① 希臘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此处借指馬克思本人。
② 巴黎曾經是欧洲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
③ 美国維基尼阿州中部一城市，南北战争时南方联軍在此投降。
④ 英国城市，工业革命期間以工人生活惨苦著称。

她的心胸寬闊
容得下他那樣的巨人；
他所獻身的工作
和夢想
都超過了她的領域，
而她卻能這麼待他，
既不鎖上門消耗他的收獲
或使他的收獲減縮，
也不用“你”和“我”的字眼
使自己變得心胸狹隘，
她只想到“我們”。

難道出版物
就能使她的天才少年
垂芳百世？
他從來不求
別人把他裝進制服，
或者被人捧到學院中去教學……
他也沒有時間一本正經地悲哀一番，
歡樂很快將他一把抓住，
這時他們倆就匆匆出門，穿進小公園，街道
興高采烈地談這說那，

而他的腦海里
正酝酿着巨大的风暴……

可以感到，瓊尼就在他的書中，
拉着他那充滿机智、憤怒和諷刺的手，
給他取來普通的筆尖，
他用這些筆尖，在漆黑的午夜
把真實的黎明描繪出來……

一個身材短小，方頭方腦的人，
刺人的胡子
長成一團。
他那頭腦不接受任何虛飾。
從他那前額看來好象
這個人能道出够多的真理
把種着菩提樹的人行道壓壞……
他有一張微笑的嘴，
一種小孩子東奔西跑的神氣……

一切都結束了，一切都結束了，
和開始時卻不一樣……
誰都入睡了：

女儿，年青的求婚者，朋友們，
瓊尼……

誰醒來會變得更加堅強？
因為有這麼個怪人
他選出了他們那閃電似的犁路，
同他們一道彎下腰去
把耕犁從有人類以前的世紀
推向今天……

有這樣一些人
不睡也不醒
他們把床沿抓緊
傾聽駕犁者
發出的雷鳴……

卡爾，
卡爾和他一家人睡得最香，
人們拿他來試煉
得到了
保有火般熱情的純鋼。

卡尔睡了，
又醒来……
他使你们的幻景
在地球遥远的一方①
成为现实。

① 指苏联。

和平大合唱③

你可听过大地之歌，
人类之言——？

我听到了大地之歌……：

我到了辽远的地方
我见到了弟兄们的脸龐

我听到了人类之言——

友爱中煦煦融融，
温厚而自豪，
我们立下誓了……

我们信守的话很好：
给我们和平……

和兄弟手足之情。

*

啊，

到辽远的地方来吧——

长着鲸鱼般巨颚的飞机，

横着身把它的尾部举起。

发动机聚集了普洛米修士^②的巨力

使飞机升起。

要想把飞机压向地面的风

必须遵奉

巨大的推进器的意志

而转动，

一片白光。

我们——机仓座位上的人

飞行。

① 作者曾于1955年6月出席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本诗即以此为背景，目前正有美国作曲家根据歌词谱曲。

②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相传是他把火带到人间的。

飞啊，人之鳥！

我們要去辽远的地方，
我們要看弟兄們的臉龐。

飞啊！

*

什么是这种飞机的力量，
什么是这番高飞远航——？

这是人的手，
心灵的光，
必須席卷四方的翅膀。

人，他又是什么？
他，一步万里，又是什么？

人就是大地，
深沉。
人就是飞机，
高升，
飞到所有的人家，

飞去問候他的亲人，
他的人們。

我們飞行，
我們好降下陆地。

*

我看到了弟兄們的臉龐——

我們脚下是同一个地球。
我們头上是同一个天空。

今天你在这里①，
远方也就是近地。
我們兩眼探詢，而且感到滿意。
我們的全部岁月就是为了这个哩，
我們多年受苦也就是为了这个哩。

是我过分夸獎了人类？
他粗野鄙俗，
迟迟未能抛开旧日的破爛，

① 指赫尔辛基。

迟迟未能得到爱的衣衫。

但是就在各个不同的
痛苦的臉容上，
就在年代久远的
飽受折磨的皺紋里，
我看見人們的眼睛依然在燃燒，
永远，永远燃燒。
这些扛过山头的肩膀
依然高举，構成人的巨厦，
在人的領土上
建立人的統治。

他象
大地一样皺紋重重，
他忍勞受苦
寂然告終
而今又作了新的开始——

人类！

今天我們相会，

手与手相連，
手上刻着劳苦的烙印，
和无数岁月的痕迹。

今天我們相会——
不同的民族如阳光交輝，
五色繽紛，大地的色彩。

啊，且听大地之歌，
人类之言——

我見到了弟兄們的臉龐，
我們是亲人，在遙远的地方，

虽然我們的飞机下了命令：
返航！

*

你从高空見過落日嗎？

虽然我們无情地轟轟地开进黑暗，
你別轉身走开……

我們飞越万重洋，千重海：
地球徐徐旋轉，
这儿是黎明，
那儿是黄昏，
在地球弧形的軌道上，
我們就象一个人。
黑夜，它是什么？
无非是
白晝的誕生……

啊，我想今晚的云彩，
准从和平的烟斗噴发出来，
这烟斗是受了伤的手指
用战争的紅土捏制。

*

家——
这是家，是白天，
你的女儿和我的儿子
在青春之树的枝叶下
歌唱。

家——

散布地面的城市
象一場巨大的彈球賽^①，
今晚有人算准了
帶來幸運的“組合”，
球盤上到處光芒閃耀。

和弟兄們振翅共飛，
這隻信鴿
回到了家門。

摩托停止轉動——
我們到達地面——
從我們眾多的家回到了家，

伴隨着那一涌上前的夢
和那支歌^②，我們降落，
我看到城市閃耀着什麼。

① 在一塊斜板上釘着許多釘子，把球從木板的末端彈上去，然後落入標有號碼的洞中。據說精通數學組合排列法的人往往能操勝算。

② 即和平之夢，和平之歌。

*

准备起飞,人类!

对!

把我们托起来,风!

一往直前,朋友!

对!

人之鸟,为我们奏乐,象翅膀一般广阔①——

*

我到过辽远的地方
我看见了弟兄们的脸庞,
我听到了
人类之言。

友谊中煦煦融融,
我们立下了誓言,

① 上文说：“席卷四方的翅膀”。

和平，我們信守，
它和土地一般甘美，
由我們弟兄們共同享受。

我听到了大地之歌，
人类之言。

春 来 了

又一次生之舞蹈
环绕着太阳旋走，
生命的芽儿萌放，
所有的江河奔流。

中 国

中国，我們必須学习
怎样庆祝你革命的胜利。

你在工厂里庆祝它：
田庄，家园，机器
使它在昨天的废墟上开花。

我們还得领会它：我們必須
長得更大才能容納
它的全部涵义。

幼时我听說：如果你
掘一个深深的洞，
挖呀，挖呀，
你就会发现
你的眼睛正釘着世界那边

人們的臉，
那邊一個中國孩子挖着土
用一柄木鏟
挖掘通向你的地下的道路。

這個童話兌現了——
從布隆克斯^①手推車那儿
買來的水壺上
有如畫的人物，

他們穿着寬袖衣服，
描在瓷器上，張着陽傘，
站在茶館的尖屋頂下面。

下城商業區某個閣樓上，就在屋頂下面
臉色蒼白的美麗的姑娘們
用心刻描着這些人物，
她們為了一天賺塊把錢
描繪得自己臉無血色——

① 紐約市一地名。

还有那纏着旧中国破布的
荒唐无稽的走碎步子的小脚——

还有那斜着眼，文笔拙劣，
脚踏軟拖鞋，又沉默又狡猾，
穿着短褂，拖着辮子的男人——

但聚集在路基下的那些心灵，
打进了金色道釘的
东方的头顱呢？——①

我們必須把大海老人②
从求知的肩上摆脱，
挖呀，挖呀，摔开
海的牙抛上来的一切垃圾。

挖得深些，

① 美国在兴建西部大鉄道期間曾大量雇用中国工人，其中因生活惡劣得病而死者甚众。

② “大海老人”原是“天方夜譚”中的神話人物。这里是指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歪曲宣傳使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有不正确的認識，如本詩中所列举的“小脚”，“辮子”之类。

一直到金色的清脆的雷声
一路透过地层震撼我们的生命，
等中国人把第一片面包
给那个手拿木铎的小孩。

中国，我们还必须学习
怎样庆祝你革命的胜利……

广 島^①

他們歌唱！
因此他們橫遭杀害。

他們是囚犯，
因此他們被人憎恨。

土地是他們自己的，
因此在那块悲哀的国土里，
那些悲哀的制造者，縱火者，
那些神經過敏的人害怕他們；
那些人老是覺得頸子背后
刮着反抗的风，
老是看見不共戴天的潮流
汹涌而来，无尽无穷。
鳥儿對他們譏嘲。
小石子上的水声听来也很阴險。

阴影迎面而来。
真正的人使他們渾身打战。

真正的人……
他們的手并未在血中浸淫。
他們保卫大地，他們的母亲。

他們心灵純洁。
他們目不斜視。
他們歌唱！
因此政策的扳机卡搭响了。
他們^①杀人。又杀人。

难道他們能屠杀歌手？
他們屠杀人和歌
还能有多久？

① 日本地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曾遭受美国原子彈的襲击。

② 指帝国主义反动派。

“你們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

——我們时代的歌——

獻給全体为和平,真理和权利而奋斗的人們,他們“通过鉄窗,通过蒙眼布,通过哭泣的夜晚,”終將获得胜利。

啊,爱国者的夢想真美,
他們預見了未来的年代,
你們那雪花石膏般的城市閃閃发光
不因人类之泪而幽暗下来……

——“美丽的美国”①

母 与 子

你們的黎明鬧哄哄,垃圾車

轟隆轟隆擠進又長又窄的街道，
每輛車都載着疊成一堆的磚頭泥土。
陰暗古舊的房子互相扶持
象默默衰亡中搖搖欲墜的家伙，
它們和蜷成一團的眠者一起喘息。
這些眠者頭上的灰泥天花板裂開了縫。
精疲力盡，勞累不堪的人們，
眼睛如星的追求者，
几顆小星懸在他們頭上，若隱若現……
(小小的手指想在斑駁的牆上尋求意義，
在裂縫里找到了奇蹟。)

孩子，笑着，看到了母親的眼淚，
對這種晶瑩，奇怪的玩具感到惶恐。
眼淚落了一滴又一滴
象來自母親大海的機密的甘汁。
孩子叫道：“再多一些！”他要玩這美妙的遊戲。

母：

你在火焰之中，花朵之中誕生，

① 凱瑟琳·黎·培茲(Katherine Lee Bates)作。

生在欢乐,希望和剧痛之中。
光芒四射的太阳照遍了世界,
我眼花撩乱,泪下如雨。
(天空是那么洁白宁静,
宁静洁白是那些繁星……)
儿啊,我的儿啊,你那小小的呼声,
在强烈的光芒里有了回音。

子:

在又黑又暖的温柔的夜晚里,
我睡着,心跳,生长而变得不安起来,
我的身子转动,滑落,紧紧蜷成一团,
我伸出手臂,踢出脚去,要求自由。
我奋斗,跳进世界无垠的
巨大游戏场。啊,有多少宝贝玩意儿
可以抛掷,抓住,索取,在它们中间打滚!
路途遥远,招手相迎!
我知道那儿有闪闪发光,暗中隐藏的礼物。我要
全部找着它们。
我们一面玩,你会把它们拿到嘴边亲亲。

母:

儿啊，我的儿啊，你奔向黎明，
双手永远拥抱大地
和缓步天空的奇云异彩。
美好的树林瑟瑟有声，向你邀请。
可是疯神就蜷伏在丝般的草地，
魔鸟拍着罩住的翅膀飞过我们头上，
你，幼小的跑手，双脚轻软，白如珍珠，
我，气喘咻咻，一步又一步跟你上前。

子：

一路宽广，醒来的万物闪闪发光。
他们活动，歌唱，一碰到我的手就欢喜。
要是我们路上遇到巨人——
我相信就连巨人也爱游戏。

母：

我的儿啊，长得高，长得壮，而且要明白：
贪玩的时期过后，你会寻求，你会遇到
别的许多令你坚定的手，
象你一样的众多的人类的瑰宝。
他们不会低着头，在思想监狱的设计者
巧妙地建造的地道中爬掉一生。

你將揭去魔障，毀掉陷阱，
放出陽光的浪花，穿上歡樂的衣衫，
全部積儲的光輝待你爭取。
快點長吧，我的兒。眼睛宛如星辰：高瞻遠矚。

這兒有我供你啜飲的血，供你嚼食的肉，
幼小的遊戲王子，一路上且把眼淚當玩具，
讓它們在你手裡覺得有了安息之地。

啊，嘴唇明亮的一群，啊，走出陰暗的圍牆，人類的圍
欄的一切遊人①，
你們的花朵盛開，涌向太陽——偉大善良的母親。

警 報

迎·接·你·的·愛·人
就·象·大·地·迎·接·雨·水。
迎·接·你·的·愛·人
就·象·大·地·對·耕·犁·袒·胸·露·臂。

① 指出生的幼兒。

迎接你的爱人
就象迎接阳光的洪流。

夜間又冷又靜
情侶們緊緊擁抱，又相愛又苦惱，
在灼燃的黎明，情侶們
怀着同志之情相擁相抱……

正午到了……正午，那些脉脉含情的眼睛……
不过警报馬上响了，警报哀鳴，
在人們心中种下恐怖的細菌，
他們才从愛榻，童床，和夢床起身。

——跪下来吧，向銅神^①頂禮，
朝拜銅神那副笑哈哈，阴森森的嘲諷的嘴臉，
把你那最后一吻貼上枪炮，你就有福了，变神圣了。
众神披着仁慈的外衣，
給大地上的兄弟們
送来原子如雨。
所有庙堂里，銅偶像叮当作响，

① 意即枪炮之神，战争之神。

时复一时，响起下流的合唱：

“有者將被賜予，
有者將被賜予，
无者將收获……石头。”

紅光滿面的有办法的人們一心一意把奶油塗上龙
蝦，
淡色的酒骨碌碌滾进吮飲的嘴巴，
血一般濃郁的酒落进嘴，一道紅流。

中午警報哀鳴。
准备杀人！

（班上学生这时就要站起，歌唱：
“啊，辽闊的天空多么美丽……”）

孩子們受命，蜷伏地上。
“假使你有三支蠟筆，給素^①二支，
你还剩几支——”就在这
時落窗破如霪雨飞散……？

① 小女孩的譯名。

眼睛燒瞎了的魔鬼伸手来抓窗門——

警報哀鳴

拆散了人們，

拆散了在隱僻處避暑的情侶，

拆散了緊緊吻合的嘴唇，

使簡便午餐桌上的人們

不再談還能入耳的雙關語。

啊，千戶萬室中的男男女女，

握緊拳頭，讓脈息平穩地跳動，

午間警報的哀鳴就象瘋人的喜悅無窮。

難道就在仇恨的王朝里當一個子民……？

不要捶胸狂呼，情侶們！

且听炸彈挖下的，耙開泥土的

坑中死人的呼聲：

“我們流血已很有時日……”

搶劫犯瞧見

火焰熊熊的湖就解渴，

湖中生命的金色的枝叶
碎成一堆。

我們站起——从各自的阴影中
站起。我們相聚。
我們的手，赤裸，集合在一起，
必須作出回答，
坚决要求賠償。

从隱蔽之处出来
砍掉死亡的草莽！^①
抓起普洛米修斯的火炬：
和平，劳动，艺术
照亮举世的家家户户！

啊，无数的情侶們，
讓你們的黎明之旗，光荣之旗飄展，
讓你們灼燃的愛的旗帜
飄蕩飞揚。

① 詩人劝告陶醉在愛情中的人們从小天地中走出来扑灭冷
战。

星的旗，太阳的旗
和你们是一体。
把落入陷阱，胆小怕事的解放出来，
且看这一片天空
在受骗的众人头上伸展。

百善之首 ①

我听到过康科特，波士頓，葛的斯堡②，自由和紐約
的名字，
(那个城里人們住着，下面是不安的基石，
那个城里人們完成共同的任务，
与过去受人敬重的枯骨相隔两个地层。)
我儿时听说过这些以及旁的名字——
可沒听说过馬丁斯維尔③，罗拉尔④，密士失必⑤，
那儿昔日的呼喚落了空，
遺下的石头重受旧日的苦痛。
掘墓人的粗暴，急驟的砍击……
人生之美被拋擲于地——專橫地——无可挽救。
且看被侮辱的胸膛中那颗破碎的心

仍在砰砰跳动，迸发出挽歌……！

那些老名字，好名字，哭泣吧！

整个地面讓黑木槌涂滿了

那可怕的名字：馬丁斯維爾；可怖的名字：罗拉尔。

在法院的死亡棚里

他們燒着一个人。

紅光滿面漂漂亮亮的五十位旁觀者

出席法庭，蠕動不安，瞪眼望着，

參與魔鬼的表演。

聯邦政府不能過問。

-
- ① 語出聖經，全句應是：“待人如兄弟手足乃百善之首”，此處含諷刺之意。
- ② 三個美國城市。它們在美國獨立革命及解放黑奴的戰爭中都起過重要的作用。
- ③ 美國維基尼阿西部一城市。七個黑人以莫須有的“強姦罪”在此慘遭殺害。
- ④ 美國密士失必州一城市。黑人威利·麥克琪以“強姦罪”被處死刑。
- ⑤ 黑種小孩愛麥特·鉄爾遇害之地，請參閱“密士失必”一詩。

沒有根據。

高等法院不能也不願

重審那個深謀熟慮的連篇謊言。

州法院說：不。

州長說：他媽的，不！——

但是他鼓起一腔熱情

去譴責代表團和守夜隊①——

（戒備死亡的守夜隊，它創造明天；

從昨天，死者的肢體中，產生明天。）

“待人如兄弟手足乃百善之首……”

法律，登上寶座，搖搖頭，要把那人消滅：

“去死吧……一直到死掉……死掉……死掉……”

上帝知道特權使法律的天平生上重重鐵鏽，

帝國的因循疏懶使這副古怪的天平更加笨重不靈，

是鞭子掌握着盈盈的公理之杯的行程……

因此他們必須，不問白天黑夜，

① 群眾在請願遊行期間自動組織守夜隊以防止破壞活動。

吹牛，暴飲，做卑劣的勾当；
不止一次，而是永远下去……
一直到鼓起青筋的大理石崩裂，
火热的窒息的_地气在上空爆发，
风吹起，播下奇异的美丽。

高視闊步，把人燒死；
瞪着眼，打着战，流着口涎。^①
众神都已喝醉。
他們要的是一具尸体。
天上一切如意，
(这儿丧鐘敲了七下。)

在一座黑暗的棚里，
他們燒着一个人。
这个人正值盛年，心中充滿妻子的笑容，孩子的笑
容。
他們捆縛他那双渴望得到大地果实的手。
他們鞭打那为他們兴建巨厦的胸膛。
他們使那个善講奇事异迹的人停止呼吸。

① 指那五十位旁观者。

名姓不同的或沒有名字的立法者，战士，失敗者，死
去的胜利者

他們都有过偉大的夢想，

为夢想献出了鮮血……（难道以为他們的战斗已經
結束……？）

且听他們如何在法庭的基石之下呻吟。

且听那刻鑄完善，时刻受到污染的驕傲的傳說^①

如何貶損那些曾受愛戴的老骨头……

在馬丁斯維尔，罗拉尔的鮮血之旁，

那些古老的名字垂泪而逝。

那个黑棚里，

他們鞭打，他們用火燒杀

人和真理，

放逐人和生命。

生命和光明消失……

但就在他們欢庆胜利的昏昏然的时刻，

① 指刻在公共建築物上的贊美公理自由的字眼。这些美丽的字眼，今天已成为对于美国民主傳統的諷刺。

酒吧間里充滿夸夸其談之際，
什麼門打開了，一片阴沉肃穆之氣？
那個走上前來，臉色阴沉肃穆的又是誰呢？

那黑人的眼睛
燃燒……燃燒……燃燒。

我看到那張臉，高貴而無畏，
那又瘦又黑的臉全力注視着世界，
那雙眼睛全力注視着人們的眼睛——
在那種發着火焰，直往上瞪的眼睛的注視之下
誰會長縮，誰會退避？

接受我的話，
接受我那跳躍的血液。
通過鐵窗，通過蒙眼布，
通過哭泣的夜晚
接受並且贊美
那對否定死神的眼睛。

暴 风 雨

小孩子的皮球，抛起，
打在犹太居住区的牆上，
阴暗无光的厅堂里轟轟作响，
内心里一陣雷鳴；
相隔辽远的鼓声①。

这儿成百条街上窗子斜傾
就象早夭者的眼睛；怯懦的天空
平臥在屋頂之上。关紧了的窗子后面
有黑黑的眼睛凝望，沉思，搜索，注視。
下面——
街上人們惊恐四散。

崎嶇不平的遭过搶的人行道上凶杀之神疾行，
魔掌里抓着汗珠一样燙热的枪。

① 这一节詩描写法西斯恐怖統治下人民惊惶不定的心情，連皮球拍到牆上也会引起震惊。

法律的勇敢的保护人来了①。

不提什么问题。口腔张开，
伴随着下巴的有节奏的战栗。

“法律”前进。一个被追捕的人

突然用惊惶失措的步伐向前飞奔。逃到哪儿去？

他紧紧抓住門戶就象抓住保护他的臂膀。

但愿石头在他四周合攏……

他向沒臉的上天祈求：

“天父，……可別讓我受到伤害……”

但是白色的恐怖蔓延。

难道这就是他……？

沒有問題，那些房子搖搖——而墜——而粉碎。

一个人慢慢倒下，神智越来越迷糊，

他的眼睛依然寻找着一扇熟悉的窗戶，

一張热爱的臉，一張嘴，一番話……

他那被打开的心彈响了

憤怒的挽歌。大好年华都被糟蹋掉，偷走了。

死神之命听来比警察的哨子还要尖厉，

① 这是諷刺奉法西斯分子之命进行搜捕的警察。

它使石头和肉体哀鳴。
关紧的窗戶后面妇女們的嘴張开，
童稚的拳头敲打着門。

凶手們摸着黑溜走了，
一个个象手足散开的怪物，
四肢伏地，匍匐而去。
阴暗的犹太区里又一天窒息了。
鮮紅的血滴使街道变滑发光。
一个孩子的皮球躺在阴溝里，沒有人理。
錢币在被遗忘的櫃台上冻结，暗淡无光。

凶手們走了，
他們既怕轉身，又怕不轉身，
冲向鋪着鋸木屑的酒吧間的洞窟，
叫道：“来一瓶啤酒！”这酒他們喝了，也不付錢。
“法律”。
他們那紅紅的，备受撫爱的下巴。不害怕。
上帝自会替他們解忧哩。

一陣号啕大哭的风暴震动了街道，
从阴郁的嗓子发出，由无言的手把它聚在一起。

凶手們走了……荷枪实彈，臉色阴沉，
穿着象綳帶一样捆住他們身子的制服，
一个个回家，去見孩子，妻子，上床。
上床……（腦海里却閃过那美丽的叉形的电光）^①

一身制服挂在牆上。
一个沒有臉的死人垂着头挂在牆上。

凶手打嗝，发出啤酒的气味；透过一道道的閃光，
看見一堆黑黑的怪物挂在牆上，
头一暈，捱着陌生的牆壁摸索，
溜下長長的閃电照亮的走廊。
就这样，上床。（但是那閃过腦海的叉形的电光……？）

难道想捆住黑人的四肢，中断他們的呼吸？
縛住他們强有力的身軀？使他們的心灵肉体
烙上扫糞士，打谷子的活死人的印記？
接受拋擲給他們的破片廢物；生長，毀灭；默默无声中

① 警察在无故枪杀黑人以后回家的路上还常常想起自己的罪行。因此看見一身制服挂在牆上也以为是一具尸体。

給筑起大廈的銀行大量輸血；
還要他們領謝？被纜繩牽着走路？

在暴風雨中與風暴搏鬥的驕傲的樹。
巨大的黑色的榮譽^①在血管里生長……

我們全體人們的黑種母親^②，
我們來了。你的呼喚
在我們痛苦的胸中激蕩。

我們從小小的臥房，
從圍籬之內，
從多少世紀的紅色的冰雹中，
把我們的黎明搶救出來！

陷 阱

夜風搖晃震蕩，驚醒了大理石的都市，

① 即黑種人反抗壓迫的榮譽傳統。

② 作者認為人類文明起源於黑色人種，美國的富庶依賴於對黑人的剝削。

使得高聳的角樓戰栗，鐵塔發抖；
風用夜腳爪抓呀，使勁抓呀，撕裂呀——

萎縮的月亮的下沉的臉旁，有殘雲朵朵環繞。
搖搖欲墜的星星熄滅了。

圍着鐵柵欄的牢房里，那雙腳在石塊上越走越軟弱；
永遠是歪着臉的猙笑，歪曲的審問，
雷霆萬鈞的手，猛拍桌子的拳頭，法槌的仇恨：
招認！招認！

你有/或者/你是/或者/你將是……？
你知道這個名字^①？（你願意獲得自由？
在畏縮的星星和戰栗的天空之下自由？）

答話！答話！
你過去也說過……？
在這兒簽字！發誓！

戒律的新的創制者邁着沉重的步伐在這塊土地上走
動，

① 描寫法西斯分子在法庭上迫人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或指
控別人是共產黨員的情形。

鼓吹新的戒律：

人們注意！

你們得杀掉——一切我們指定的人；

抹上聖油，向魔影低頭；

你們得污損父母的令譽，

做誣陷朋友兄弟的假証人；

你們得掠奪年青一代的生之權利；

你們將徒有自由之名；

你們將佩帶遇害者的勝利裝飾品，

一級又一級，走下魔鬼的階梯。

風吹打牢門，流過甬道，

把判決書吹落地上……

沉默從丰满而無言的嘴唇滴落；

蹣跚來蹣跚去的腳步清冷而深沉地

在嶮峻而瘋狂的時刻走着。

天空和太陽都美，鼻孔

急切地想聞一聞從窗台前的花盆和五光十色的田野

採來的花朵……

但有一个人把肩伸伸，感覺清新。

但有一个人鎖上的地窖里把頭抬起。

圍着鐵欄干的地獄里，帶着腐爛種子的人腐爛——
那些已經殺死良心的才能殺人，
能把門戶打開，永遠孤獨地行進，
和譏諷結為終身伴侶^①。

啊，巨風猛風在大理石的世界飛旋，
請你徐徐地、輕輕地吹到無聲的迷宮，
法院廣場的俘虜們躺在那兒。

給那些坐在鐵窗陰影之下，在陷阱里保持力量的人
們

吹去一陣家鄉的急風……

請你輕輕地，徐徐地吹到被遺棄的床榻，
伸手撫慰那不安的小孩，
用新的，芬芳的歡樂的生活景象
激動睡眠中的妻子們的胸懷
——這景象在暗中萌芽，沖破了牢房。
幽靜的牢房，你且道出心靈的干渴吧！

“你長得多美，”遠方的愛人說，

① 指那些挾嫌誣告的告密者將永遠受到正直人們的唾棄。

中間有大理石相隔。

幽靜中開放的花朵……

且听……春天悄悄地來了，
一早上就落滿四周的綠草坪。

吹吧，風，把你這股和風向人們吹去，
他們呻吟詛咒往時昔日——他們也不明白為什麼原因。

為他們歌唱值得自豪的人性，
歌唱在歡迎聲中誕生的歲月，
和滿載禮物的日子的來臨。

願你撞擊那貪婪者踐踏人們的碾磨，
那毀滅別人者手中緊緊掌握的權力。
從夜的懸崖奔馳而去，淨化一切，
馳過充滿哭泣的長夜；使星星之火
成為大放光明的熊熊火柱。

这些手

他們說，古时候神明撥开云雾，
下降人世，来救人，
来替人复仇。那末这样說的人……难道他們等着，
算着日子，盲目无声地打着战，
等到他們終于憎恨自己那轉动不灵的舌头？

偶像空洞，盲目，而人們祈求……

我們才是生命的賜予者！兩条手臂，兩条腿。
我們的五官七窍冲破內在的牆壁
命令我們：“挺身站直！要敢作敢为！”难道我們还敢
匍匐而行？

广大的世界就在我們面前；到处是人們的手，
从地獄新生的手……他們伸过来，他們发言；
从血流成河的地方，那儿海洋也躊躇不前，
从熾热的閃耀如鏡的沙漠，从霜花冻结的高峰，
他們伸过来，他們发言！

抓住他們！感到力量注入我們的血管；
同居地球的人們，同心同德，集結力量，
歌唱生活，歌唱光明！

說：難道讓魔鬼制造者吃得飽飽的？
還有那些金圓兀鷹，搗毀天空的人？
他們挖人的眼珠
吸甘美的骨髓。

那末把他們從殺人的盛宴拉開吧；
撕碎他們那含着咀嚼過半的人肉的嘴吧；
那些魔爪，淌着口水的嘴，那些腐肉^①的呼叫。

被搶走了孩子的我那大地說：

手……手！我們撕破死亡的头巾。警報的哀鳴
不再嗚嗚地响了。復仇之火被踏熄了。

讓受難者復蘇，我們給他們送回太陽，

① 指兀鷹。

耕耘中的土地，晚餐，小麦，
鋪着白被單的搖籃；睡眠。

溫柔的安慰者，拳头握紧，
心灵正直，保持自己的結实。

这些手是我們的……那末去征服吧；別再爬行。
我們为生命——为生命战斗！

播种者……城市

从海到光輝燦爛的海……

在人的城市里我看見黎明的人民在前进，
手挽着手，高貴而挺直，挺着胸走向自由的天地，
他們的脚步跳跃之处，大地煥然一新，
他們唱着满怀信心的觉醒者的黎明之歌。

且听大海如何与阳光的播种者，
制造燦爛的流星的人們那非凡的歌声震弦共鳴！

如今人們擁抱新兄弟，滿眼歡喜，
情侶們編織着歡樂的溫柔的花環，
母親們在孩子的手和腳上吻吻，燃起愛的火焰，
伸出她們那金色的擁抱的手臂。

友誼的翅膀在靜悄悄的一片銀色的天空浮現。
江河騰躍相交就象親人相遇。

聲音涌過所有狹小的街道，
歌聲的波浪歡騰，席卷了上了鎖的房室，
流向生活，一掃人間的愁容。

你們眾人都來吧！全世界
人類都來參加這生之盛宴！

與風嬉戲，吻吻草地，
尝尝露水，解解渴。
黑黝黝的畦路
突然從伏在犁下的土中涌現，
枝頭處處是累累成熟的果子。
分享這些果實吧；大地樂于賜予——
別再思索人生，而要生活。

这日子来了，双手敞开；这日子来了，真甜美；
就象情侣相会，久久不舍……
心灵的了解增长，在满天飞的人群中滋长。

啊，城市的丰收！歌唱的手！